



## 看不见的滋养

黄晓求

近些年学会了从网上购书,手指轻轻一点,方便快捷,好不惬意!而进店购书也别有滋味,走进偌大的图书城,徜徉于浩瀚书海,打开一本本着实想买的新书,闻着一阵阵或浓或淡的墨香,仿佛手捧着五月天母亲刚刚蒸好的香喷喷的新麦馒头,直想大快朵颐。享受着书海泛舟的时代红利,不禁忆起年少时求书啃书的不易,更加深切地体悟到读书的乐趣与好处。

20世纪70年代初,上村小那会儿,同学手里只有语文、算术两样课本,没有任何课外书,谁要是连本连环画都算了不起。但我家那老旧的阁楼上却藏着几大箱各式各样的书刊,打开一只只书箱,仿佛找到了一座座神秘的宝藏。

小学低年级,识字不多,就捡些20世纪50年代的《人民文学》《中国青年》等刊物来看,遇到不认识的字也连蒙带猜地读下去,看见插图或封底印着彩色的油画就藏在一边,记得法国著名画家米勒的油画《拾穗者》等许多艺术精品都是那时看到的。印象尤深的是,王蒙先生蜚声文坛的短篇小说《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》,就是在10岁左右从1956年的某期《人民文学》上读到的。很多年后,当年的责任编辑谭之仁(白榕)先生与我聊起他发现 and 编辑这部小说的经过时,我说记得最初发表时的标题是《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》,他听后连忙点头称是,并对我儿时读了这部小说大为惊讶。

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,放学回家或寒暑假,一有空仍是钻书,不仅读了初版的《青春之歌》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等长篇小说,还啃起了《共产党宣言》《国家与革命》等马列著作,因出版较早,繁体字多,还是认不全,往往只是一知半解,但仍读得津津有味,似乎也颇有收获。除了躲在自家阁楼上啃这些难啃的大部头,也曾靠卖废品攒上几毛钱,到供销社买过《战地新歌》《民兵诗选》等通俗易懂的歌本、诗集来读。1979年中考,15岁的我考进了县城高中重点班,老师说语文得了高分、作文得了满分。

高中课业重,阅读时间少,但只要见到好书仍会求人借来一读,有时人家催得急,哪怕借着校园的路灯也要连夜读完。有次放暑假,口袋还剩几毛钱,忍不住到书店买了本王蒙先生的《青春万岁》,没了回家的车票钱,只好“步干”,虽说走了几十里,但也不觉苦和累,心里反而美滋滋的。与少时读书只求“眼到”“口到”不同,此时已然懂得“心到”,每当读到一些经典政论、文史名篇,往往心绪难平,渐生家国情怀。

上了大学,真正成了“读书人”。父亲送我入校时再三叮嘱我,要多读书、读好书,做个对国家有用的人!回家不久,他又寄来一封长信,告诉我一个天大的喜讯,说到家那天,正好县里来人,通知他被彻底平反了。父亲是因“大跃进”期间坚持真理、敢讲真话被错划为右派的,从城里回到农村,虽然备受煎熬,但仍信念坚定,我家阁楼上,他一直珍藏着那些进步书刊就是一个明证。他在给我的信里说,我们党能够纠正自己的错误、勇于拨乱反正,仍然是一个伟大的党,你要积极向组织靠拢,争取早日入党;还说苏霍姆林斯基有个小册子叫《给儿子的信》,它会教你怎样做人、怎样读书,学校图书馆应该会有,希望你找来好好读读。

父亲的教诲,我谨记笃行。大学期间,除了从图书馆借书来读,还想攒点自己的书,于是常去帮图书馆的阿姨们干活,以便期末清库时能淘来几本处理的书刊;倘若在书店看到非常想买的书而又囊中羞涩,就买点学校发的饭菜票(这是师范生所受的优待)给条件好的同学,拿到钱便立马去把那书买了回来。大学4年,真是读书的好时光,除了学好专业课,我还读了不少马列原著、理论文献,而且入了党。毕业时,响应组织的号召,去了最艰苦的地方。

那是一个远山上的地质队,与外界联络主要靠一部摇把子电话和几辆大屁股吉普,而唯一的文化生活则是偶尔放一场露天电影。我担心在这儿待久了会因远离社会而被时代甩掉,所以每一两个月就攒下点钱,大费周章地赶到最近的车站,坐着最便宜的闷罐火车,去到省城买些书读,心想人在山里待着,但眼界须得开阔、思想不能落伍。在我工作一年多后,父亲专门从老家搭车来看我,他仍然不忘问我读些什么书、从哪儿找书读,末了还是叮嘱我要多读书、读好书……

可万万没有想到,第二年夏天,我亲爱的父亲就因积劳成疾,早早离世了。送别时,我们兄弟几个商量,把父亲平时看书读报用的一副老花眼镜和他翻旧了一本《共产党宣言》放在他身边,让他带上……时间过得真快,转眼间,父亲离开我们已经38年了。我想告诉他,儿子也已年过花甲,过去一直记得您的叮咛,总爱四处找书、自觉钻书,如今买书借书的条件好了,读书就更多了,也正是读书不断充盈着我做人的志气、做事的底气、做官的正气,激励着我成为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。可以说,读书给了我看不见的滋养、给了我前行的力量,而父亲的言传身教又何尝不是!



## 丰谷街818号

苏天真

在丰谷街818号,有一临街不大的门面,门头有福彩7585字样的标志,老远就知道是福利彩票销售点。

一个五十出头,个头中等偏瘦,眉毛稀疏眼神不好,走路来一只脚总是磕碰另一只脚的男人,说话声音沙哑,他叫金宝盆(小名盆子),是这个店的老板。金宝盆那年高考落榜后,背上行李去了上海。听说先在建筑工地看场子混了几年,嫌工资低,跳槽民工子弟学校干编外教师,这个没有办学许可的学校被强制解散,他成了盲流。半年后,他去了一家房屋中介机构,干了七八年的销售。前几年房产火爆,每天都有客户,成交量节节攀升,金宝盆真的月进斗金。在老家街面最繁华的市口买了门面,出租赚钱。后来房屋中介门可罗雀,几天都没一单生意,盆盆掂量掂量自己已经五十出头,干重活没体力,又没技能,还是回家收回门面,开设了个彩票销售点,既能养家糊口,又能照顾到家。

金宝盆衣服总是保持整洁,不论谁进门他都是微笑地问候,脸上的表情永远是笑而不言,给人以亲切随和亦如沐春风。一天临近九点了,邻居水三在隔壁早餐店用完餐,翻口袋没找到钱,却翻出20元10注的彩票。他跑到金宝盆面前,恳求以18元彩票兑给他一顿早餐钱,金宝盆看在邻居的情分上爽快地答应。他收了这张彩票,随手夹到记事本里,这事也就悄无声息地随时光而过。水三第二天就去了嘉兴打工,彼此都没把这事当成事。一周开奖了,金宝盆翻开那张彩票,正是中得十注一等奖的号码,他既惊喜又惶恐不安。喜的是眼看就拥有二千多万元的意外之财,刹那间成了千万富翁。惴惴不安的却是水三会不会找他麻烦,虽然人家主动以彩票抵餐费,也算是合情合理的交易,也没偷也没抢,一个愿打一个愿挨,但他总觉得心里像是一头小鹿乱撞,慌得很。像是干了件不光彩的事,见到光总是那么刺眼。

媳妇知晓此事后冷静从容地说,水三多不容易,这几年儿子莫名其妙地失踪,女儿先天聋哑,老婆心脏搭桥,干不了重活,水三没啥手艺,仅靠打零工挣点钱养家糊口。金宝盆听媳妇的话里话外,两只小眼顷刻像铜铃,目不转睛地看着自己的媳妇,怎么也想不通媳妇竟然是胳膊肘往外拐。“听你这口气,是要把到手的财再还给他哟,你要做败家的娘们吧!”“盆子,你想想,做人讲究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,不能为了钱而背弃礼信这个祖宗传下来的道德品质。你还是和水三说一声,探探他的口气。”

盆子听了媳妇的唠叨,觉得有些道理,虽然心中十二分不乐意,但还是勉强同意和水三联系,想想退一万步讲,就是水三强调是他动心思卖的,见财有份也好,多少有我一份吧。正当他盘算时,手机响了起来,手机那头传来水三中气十足且急促的声音,“盆子,我抵给你的那张彩票中奖了,那个号是我的生日投注的,我买了高铁票下午回来,等我……”“嗯,嗯。”盆子还在思考怎么回答时,水三已挂断了手机。

太阳挂在西山坡的枝桠露出红彤彤的笑脸时,水三风尘仆仆、兴高采烈地出现在818门口。他一改往日的含蓄木讷,涨红的印记从整个面部蔓延到颈脖间,像喝酒后的过敏反应。他从兜里掏出烟来,递给金宝盆一支,自己往嘴里塞了一根,开门见山:“盆子,那张彩票可是我卖的,尽管抵扣了餐费,毕竟有我的心血,你不能独吞,该是见财有份噢!”“这不太适合吧!我俩的买卖当时是自愿的,没人强求。”“我在外打零工也赚不了几个钱,我家的状况你和嫂子都知根知底,就算帮我一下也得给我一些。”这时盆子媳妇提着菜篮进了门,水三忙迎上去说:“嫂子去菜园了?”“三兄弟,都是隔壁邻居,抬头不见低头见,你家的状况我们都晓得,这笔钱我和盆子商量了,分给你一半,你看可照?”“哎呀!嫂子,既然你俩宽宏大量,我也明白你俩对我们全家的好,我不是那种不明事理的人,我只要三分之一,要多了折煞人哟!”“那说定了,咱们订个协议,公证一下,再一道去领奖。”

## 随笔

## 新春回乡有感

王家富

一路驱车趁晓晴,山隈水曲竞相迎。  
七门堰古苔痕碧,万佛湖深云气生。  
灯火摇窗乡不夜,楼台呈瑞语犹轻。  
鸡鸣隔巷午声闹,年味农家胜过城。

## 七绝·早春郊外行

丁麟生

雨水时来风日丽,小河涸出两边青。  
红红白白桃花艳,点点摇摇柳眼醒。  
伸出纶竿长三丈,渔人端坐面畦蔬。  
金乌西下水中坠,是钓残阳是钓鱼?  
蹬车河岸独闲行,暮霭远笼归鸟鸣。  
偶遇翁婆相对语,一兜荠菜采春情。

## 七律·水仙吟(外一首)

徐晓硕

凌波素影立水湄,冰肌玉骨绝尘埃。  
翠裙半掩琼英绽,玉盏轻擎金蕊开。  
星点瑶台天幕落,香浮寒室雅风来。  
不随桃李争春色,独抱冰心伴月裁。

## 山樱来信

春风是山野的第一封信使。

它拂过山岗,草木便醒了。

是骤然,而是慢慢松开蜷缩的指尖。

暖意是刺破寒意的针。

第一缕落下来时,山岗还在打盹,

而枝头已缀满了粉白的野山樱。

三月的绿是酿出来的。

樱花是酵母,阳光是水,整座山,

成片的树木在微醺中摇晃。

把冬天未说完的话,都开成了最动人的春日诗篇。